

雁郊原乡

父亲送我上学

■陆亚利

填完高考志愿回来，母亲在屋里，父亲去町里做事未归。我说了分数和分数线，母亲云里雾里，反复追问：“考到啥冇？”我并未喜形于色，只回答一个“嗯”字。

父亲回家，卸下锄头、草帽，习惯性地站在阶基，用澡帕拍打衣服上的尘土。进屋，父亲平静地问我：“考得吗样？”我告知分数和分数线，然后说：“全校文科第二名，上了重点本科线。”

父亲年近花甲，平常很严肃，此时绽开眉眼，加深了额头的皱纹，笑着说：“好！要得！咯一年有白复读。”邻居陆续来贺喜，有堂客对我说：“你太公爷爷祖堆子开圪塔，屋里出了大学生，也要搭帮你爷老子，天天下町搬鱼供你读书哦。”父亲面色谦恭，回谢说：“有祖亲保佑，还要自己发狠读塞！”

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，我憧憬着大学校园生活，兴奋得有些睡不着。睡在隔壁的父母亲一反常态，说了很晚的话，喃喃咕咕，听不太清楚。应是在分享培养儿子的荣耀，合计给我凑些零用钱，筹划开学如何送行。

隔几日，遵照入学通知，父亲推着鸡公车，去粮站卖了几百斤稻谷，置换当年转国家粮的供应指标。找大队会计盖章，去镇上派出所，办好了农转非户口迁移手续。那时不时兴升学宴，家里缺余钱，父母亲不张扬，没有筹办庆祝升学酒席。

我算懂事，想带些高中的住校用品去上大学。父母爱面子，为我新购了一套，又缝了一件卡其色中山装，买了一套棉毛衫内衣和一双回力鞋。亲戚看得起我，送了一床被单、一套枕头和一只热水瓶。全套用具齐备，父亲毫不犹豫，决定送我去省城上学。

开学当日一大早，家里多炒了几个菜，请送我去火车站的几位至亲吃早饭。吃完饭，父亲换一身藏青蓝布衫，主动背起被包提起皮箱，亲戚分头提着铁桶脸盆、草席枕头，簇拥着我启程。走铁路，转公交，提早赶到火车站。父亲排队买好票，拿着四块一张的全价票，对比我两块零五分的半价学生票。许是首次见证我享受到国家的优待，父亲目光透出满满的艳羡。

十点多钟，亲戚买了站台票，送我和父亲到月台。没有座位，车厢过道里人贴着人，充溢着汗臭和烟味。四件行李挤压在盥洗台下，我和父亲面朝盥洗台，半憋着身子，动弹不得。汽笛一声，蒸汽火车咣当咣当启动，我无法挥手致谢目送的亲戚，心里涌出一丝歉疚。

列车轰隆隆飞驰，窗外移动着陌生的山水景致。十七岁的我第一次远行，心里有些忐忑，不停地转换站姿。父亲以为我疲惫，刻意挪到我身后，弯曲膝盖，顶靠我的大腿，示意半坐，让我感觉舒适一些。我见父亲有些瞌睡的神态，并未忍心坐靠。

车厢嘈杂，我和父亲并无多少话语交流。我对着盥洗镜，仔细看了看自己，发觉理了短发，脸庞更显瘦削，失却一贯留长发的书生气。越看越觉得，满身乡下人的土味，似与心目中的大学生形象不合拍，心里生出一点懊悔。原来，父亲

不知从何处听说，大学禁止男生蓄长发、女生做卷发。我去城里照入学证件照时，叮嘱遵守学校规定，剪个短发再照相，怕给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。

父亲知道，我自小喜欢吃法饼，上车前特意买了四个作干粮。那时没有矿泉水，我们也没有带水杯，打不了车上的开水。四个多小时车程，我干吃了三个，父亲吃了一个。下车时，父亲抢着肩挎手提三件行李，我只提着捆扎在一起的草席枕头。来到迎新站，我们狠狠喝了两大杯凉开水。

迎新车停靠报到的体育馆，父亲推辞迎新老生帮助，又抢着揽我的行李下车。见有同学和家长提行李吃力，连忙上去帮一把。报到注册后，自行去找寝室，父亲仍旧抢着背负三件行李。路上未吃中餐，父亲精神略显不济，佝偻的身子愈加前倾，脸上却带着如沐春风的微笑。

到了学生宿舍，卸下行李，稍稍歇息。平日不善交际的父亲，却与一位送学的同学父亲主动攀谈起来。同样来自农村，互相打探家庭人口，交流刚刚包产到户后的收成，共享孩子考学深造的喜悦，聊得十分投机。我去辅导员那里报到，领了第一个月的餐票。回来时，父亲已将我的用品摆放好，铺盖铺得整整齐齐。

安顿完毕，我陪着父亲去校园转悠。父亲双手搭靠后背，好奇地打量苏式风格的校舍，欣赏如诗如画的校园风景。到达中文系教学楼时，他神情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咯学校像个公园样，房子都是洋楼，条件硬是好嘞。你再莫嫌师范学院咯，要安心读书哦！”

父亲难得进省城，我想一起到校外小饭馆吃顿晚饭。父亲横竖不同意，坚持去学生食堂吃。我们都打了两毛五一份的红烧肉，那是食堂最贵的菜。吃饭时，父亲夹了两块肉，放到我碗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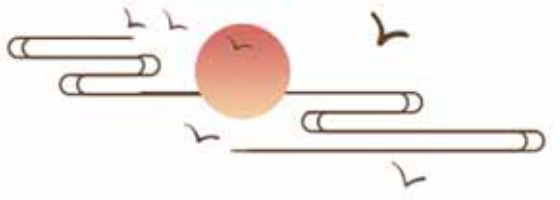
晚饭不久，父亲按预先的打算，准备去赶晚班火车。那位聊得投缘的家长，劝他在宿舍搭伙睡，一起待两天，游览一下省城再走。父亲放心不下长期患病的母亲，舍不得错过田里河里的鱼虾，执意充当晚十点多钟的火车返回。我说：“半夜两点多才到站，有得公交车吗样回嘞？明天坐白班车回去啰。”父亲说：“才二十多里，走夜路卖菜习惯咯。”父亲一向固执，我不好多劝。

乘公交去火车站，需坐两站再转车。为了省钱又方便，父亲和我走了两站路。一路话仍不多，只是记得父亲重复过两遍：“要用钱就写信，我邮过来。”

人多车少，公交车拥挤不堪，父亲上车贴门站着，无法跟我挥手告别。夜色苍茫，秋风习习，我频频回望公交车红色的尾灯，默念父亲一路顺风。

寒假回家，与邻舍聊天时，偶然得知，父亲返程下车步行，不久，天气突变，风雨交加。没有带伞，父亲冒着瓢泼大雨，摸黑沿着铁路，走到快天亮。他浑身湿透，摔了一跤，膝盖蹭出一块大血印，受凉感冒，高烧三天。

知悉后，我责问母亲，怎么不写信告诉我。母亲说：“你爷老子要我瞞咯，免得你分心，耽误学习。”我无语，强压鼻酸，没让母亲感觉出来。



昔日的晒谷场

■谷彦平

晒谷场上稻香飘，成为记忆中一道挥之不去的风景。每每回想，不禁百感交集、感慨万千。

晒谷场，耒阳话叫做“禾坪”“禾场”。我的故乡位于耒阳东南角与永兴县交界处的三都镇一个小山村，是全县重要的水稻产地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生产队有大大小小的晒谷场五六个，印象最深的当然是位于村口的晒谷场。晒谷场是石灰加砾石打紧，然后再用石碾子压紧、压平，平整如砥。

记得每当夏收时，田里打下的稻谷一担担挑到晒谷场后，生产队有专人登记、专人负责翻晒。傍晚或下雨前，要把摊晒的谷子收拢，堆成若干个大谷堆，上面洒上石灰印记(防止被偷或者有人乱动)，盖上稻草把。每晚安排两名男劳力看守，一是防止被盗，二是如果遇到下雨，要及时加盖稻草或雨布，直到谷子彻底干透入库，才算结束这种夏收模式。

晒谷的时候，麻雀成群结队地在场子上空飞来窜去，伺机偷食。大人们扎个穿衣戴帽的稻草人，稻草人手拿绑上彩带的竹竿，随风晃悠。麻雀远远望见，不敢近前。只是胆大的公鸡“喔喔”叫着，乘人不备，飞快地啄个不停。那时，我们小朋友经常充当“护谷”使者，看场守粮。猪、牛、鸡、鸭、麻雀、乌鸦胆敢靠近，我们的砖片瓦渣和弹弓飞丸将会从天而降，毫不留情，让来袭者落荒而逃。

种田人靠天吃饭，风调雨顺方能五谷丰登。夏天的天气变幻无常，有时晴空万里，顷刻乌云滚滚，大雨滂沱。家乡人打谷时，遇到暴雨来临，就得“抢暴”，意思是抢在暴雨前面收粮食归仓。紧急时刻，左邻右舍乃至过路人都会出手相助，毫无怨言。有时一天几暴，抢暴人连滚带爬，累得浑身酸痛。经过几次太阳暴晒，稻谷浆汁干硬，谷粒收缩，放在嘴里一咬“嘎嘎”响，吐在手心一看，壳米分离，表明谷子已晒干。大人们抬出风车，把收拢的谷子用撮箕放进仓斗里，打开倾斜开关，不停地摇动扇页，扇掉秕谷等杂物，拿箩筐、麻袋、蛇皮袋接住干谷，一担担过磅，交仓库保管员归仓管理。又是一个丰收年，大人们脸上乐开了花。

颗粒归仓，空旷的晒谷场成了我们小朋友的游乐场，大家一个个如出笼的鸟儿活蹦乱跳，追逐打闹，捉迷藏、钻草堆、玩老鹰捉小鸡……有的利用废旧轴承改制滑板车，在场上溜来溜去，进退自由；有的在山上砍来毛竹制成高跷，脚踩横杠满场跑，高人一等，好不威风。大人们则喜欢晚上带着用稻草做的熏蚊烟包到晒谷场上乘凉，谈天说地，拉家常。有的兴趣来了，哼唱几句花鼓戏《刘海砍樵》或《毛国金打铁》。如今，我离开故乡三十多年了，但每到夏天，童年晒谷场上的欢歌笑语仍常常在耳畔回响。

农闲时的晒谷场是练习骑自行车的好地方。土地平整，视野开阔，毫无遮拦，有利于学车人专心致志，自由发挥，一门心思练车技，尽快“单飞”上路。儿时的晒谷场还是乡亲们的文化娱乐场所。那时，不流行跳广场舞，也没有音响，有电影看就不错了。公社电影队下乡，幕布在晒谷场靠墙一拉，天黑时，全村男女老少围成一团，注目观看，津津有味。电影片多是《苦菜花》《小花》《白毛女》《从奴隶到将军》等故事片。十里八乡的年轻人闻讯而来，既看电影，又当作一次难得的结识新朋友和谈情说爱的绝佳良机。

那年头，农村物资匮乏，时有一些挑担货郎、打铜锣补锅、换板糖、收购废铜烂铁的师傅下乡做买卖，晒谷场如小集市，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春节期间，晒谷场上人声鼎沸，锣鼓喧天，欢声笑语不断。家乡人有打拳、耍狮子、舞龙灯的祖传习惯，每年正月组织集体活动，男女老少踊跃参与，还到周边村湾进行交流表演。一些年轻媳妇抱着小孩在龙灯下钻来钻去讨吉利，喻为“过龙门”，以图吉祥安康。

1982年，家乡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田地、山林、耕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按人头分摊到各家各户。晒谷场被划成小块方格，一同分配，各家打谷晒粮自行协商、调剂，再难见到过去那种热闹场景。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，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，老弱病残留守家中，田地逐渐被承包，实行大面积机械化种植、收割。

如今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农业多元化的发展，故乡的晒谷场逐渐退出了乡村舞台，昔日喧嚣的晒谷场已湮没在岁月长河中。

读帖三吟

■何衡昭

晨读赵士程

沈园雁泣伏波声，最是伤心赵士程。
千古痴迷不嫌婉，十年相拥却终生。

闻曾国藩“读书不苦”言遣怀

富贵焉能险里求？启航须得驾方舟。
莫忘年少两三愿，曾许人间第一流。
历苦方知天下大，尝甜更觉世间悠。
今将至理铭心处，立本传家怎有愁！

教师节抒怀次韵已故李兆璜先生颂师诗

弦满中秋双节忙，黉门传道忆书香。
耕园不顾身家累，树木休嫌岁月长。
粉笔随心化春露，青丝润物染秋霜。
只因无处不花草，更上层楼望远方。

夕阳无限好

■贺万顺

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所作《登乐游原》吟道，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，此句未免有些伤感。且看，我所熟知的几位老人的休闲方式。

家乡村子东头住着一位老人，村上人称呼他作大爷。作大爷晚年时常去江边垂钓，那时钓鱼工具还原始，钓竿是山上取来的竹竿，再系着带有鱼钩的小麻绳或尼龙绳，浮标是一小段高粱秆，鱼饵则是蛆跟柴灰合拌而成的。作大爷习鱼性，积累了多年钓鱼的经验。尽管渔具简易，他却能钓到许多鱼，是村上公认的钓鱼高手。

另一位叫前大爷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瞎了一只眼睛，也没有生育能力，于是领养了一个儿子。养子巧于生计、耕作，对前大爷很是孝顺，视为父亲，前大爷十分欣慰。乡下有句俗话，“爷(爹)娘疼满崽，公婆惜头孙”，前大爷十分关注对长孙的教养。天气稍好时，他就带着长孙去室外溜达，还教他唱儿歌，去江边观赏帆船、渔船、轮船等，尽享天伦之乐。

我所住的家属区住着一位唐奶奶。她为人善良，见人笑哈哈的，受到大家尊重。唐奶奶喜欢逗乐孩子，我的外孙女十分亲近她。唐奶奶的一个儿子家境好，然而，唐奶奶却不愿去儿子家享清福，偏要守在家属区收破烂。她甚至对我说，不收破烂，她就会生病……80多岁的唐奶奶精神饱满，身体也硬朗，连感冒药也很少吃。

我有一亲戚，她生了6个孩子。为了生存，她曾在矿区挖过煤，养生猪、卖冰棒、酿酒等，直到现在也没清闲过，整天忙碌家务事，见缝插针种植蔬菜。她已经是90岁出头的人了，还看似70多岁，少见白头发，只是耳朵稍许有点背。她思路敏捷、精力充沛，饮食、睡觉正常。她带东西上八层楼，竟不喘不累，乘车从娄底到衡阳往返，习以为常。凡见到她的人，都啧啧称奇。

几位老人的家庭背景、经济状况、特长爱好不同，所选择的休闲方式也不尽一样，但他们的晚年生活都很开心，看上去，确实是“夕阳无限好”。

广告

认尸启事

无名氏(公 222),2016 年 8 月 21 日被衡阳市救助管理站救助。因患疾病被送至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。后经抢救无效,其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死亡。请其家属或其他知情者速与救助站联系(电话: 8516000)。自登报之日起 30 天内无人认领,将按无名尸体火化处理。
衡阳市救助管理站
2022 年 10 月 10 日